

## 父亲琐忆

□梅九宏

## 爸爸与我

爸爸的话不多,不善于表达,宽厚仁义,亦不与人计较。爸爸几乎从不发火,所有工作、生活中的烦恼都是自己消化。记得有一次,他去一个亲戚家吃饭,席间,亲戚非常自豪地说:“老吴,你家三个小孩,我家也是,可惜你家的三把刀都是钝的,而我家的三把刀都很锋利。”意即我家姐弟三个都没什么出息,颇有同情之意。爸爸一直闷闷不乐坚持到散席,回来以后反复叮嘱我们一定要认真读书,一定要争气,不能成为别人的笑柄。如今,我们姐弟虽没取得多少成绩,但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,而且家庭和睦、子女孝顺,第三代也都陆续考取大学,有的出国留学,并在上海、南通等地工作,总算让爸爸扬眉吐气。

确实,爸爸对子女也无过多期求,只希望我们能够自食其力、平平常常,并不奢望我们能光宗耀祖。他甚至没对我说过喜欢之类的话,也没什么太亲昵的举止,我学习和工作上取得成绩,他只是由衷地高兴,却不太表扬我,但他的爱是深沉的,我的成长才是他最大的骄傲。他对我的事,总是说得少做得多,在忙碌碌中默默地奉献。

上学时,他每天早上喊我起床,我一边答应着,一边继续躺在床上纹丝不动,等睁开眼睛坐在饭桌前时,早饭已经摆好了。下午放学回来,我喜欢先躺下休息20分钟,我爸爸特别准时,每次就是正好20分钟喊我起床。那时每天骑自行车上下学,有时自行车会莫名其妙地坏掉,我

只需将它扔在家门口,等再次蹬起自行车时,就一定已经修好了,这是爸爸趁我吃饭时间把车推到修车铺弄好的。冬天的晚上,平房很冷,但我每次钻进被子总是热烘烘的,这是爸爸用玻璃瓶灌好热水,提前放在被子里。中学时,我们喜欢玩军棋大战,同学们放假了常聚在我家里。那个年龄的孩子,最不愿意被家长打扰。爸爸每次知道有同学来我家,就出去转转,把家全让给我们玩耍,好让我们无拘无束。因为他毫不在意,也毫无怨言,以至于我从来也不知道他在那时一个人晃去了哪里。

还有每次快到学校期末考试的时候,我爸爸会提前去外婆家把做好的午饭、晚饭拿回来,这样我每顿饭都可以节约二十几分钟,用来复习或者休息。考试通常都是冬天最冷或者夏天最热的日子,每次爸爸送饭时,要么是手脚冰凉,要么是汗流浃背。后来2003年非典时,我从北京返回老家,按防控要求进行隔离,我爸爸那时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,仍风雨无阻每天到隔离地为我送饭。就像是我们都穿越了时间,重回我年少时每个期末考试的档口。

爸爸很在意我的身体。在家里吃饭久了怕我口味单调,会去附近的饭店买些小炒给我改善伙食。有时我生病,哪怕是深夜他都会跑出去,在夜色中敲开药店窗口帮我买药,回来后嘱咐我立即吃掉。高中时,可能是学习高度紧张,我有一阵子偏头痛,他说喝蜂蜜特别好,特地找来给我,说蜂蜜营养丰富,可以养身体、集中注

意力,并不忘鼓励我,说某某家的孩子就是一直吃这个,最后考上了很好的大学。不知是蜂蜜真的有效还是我的心理作用,偏头痛真的治好了,后来几十年都没有复发。只有这次没能躲过的新冠病毒,掀起了“新仇旧恨”同时翻涌而来——最大的症状便是近四十年没有复发过的偏头痛。只是这一次,手边少了爸爸递过来的一杯蜂蜜,身边再没有他。

我在小城长大,后来因读书、工作辗转,去了南通,爸爸总是反复叮嘱我:到了新地方,严谨办事,务必谨慎。节假日我从南通回老家,跟爸妈聊聊天,妈妈一心想跟我多说些话,但爸爸会一直催我回去,讲些什么“晚了开车不安全。”“下次再聊。”总是为我诸多考虑。然后我在妈妈的埋怨声和爸爸的催促声中匆忙离开。

我在南通工作时,他常常招呼都不打,周末就从老家乘公共汽车赶来,自己去逛旧物市场,再揣着淘来的宝贝来我家看看。他一直跟我讲想去上海、苏州逛逛当地的古玩市场,我因为工作忙,一直没每天到隔离地为我送饭。就像是我们都穿越了时间,重回我年少时每个期末考试的档口。

爸爸年轻时常穿蓝色的中山装,已经洗得掉色不少,但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,是一件时尚的装饰品。后来我长大,他最喜欢穿我淘汰的旧衣服,好像儿子的衣服更有派头,儿子的鞋子更踏实有力。也许是源于“儿子跟我差不多高了”的自豪感,也许是喜欢衣服上沾染着的我的气息,让他的心情也重回我的年纪,也许这是他想由此跟别人聊起的话题,关于基因和传承,一种无声的炫耀。



我们兄弟姐妹三人,爸爸妈妈几乎没有亲手带过,但到了孙子辈,他们都尽力帮手,陪孩子们玩耍。爸爸非常喜欢我带儿子去看他,那时他视力已经很不好,就凭着模糊的身影判断是谁来了,如果是我回家里,他就跟我坐着聊聊天。如果是孙子,他就要硬撑着站起来看看,聊天的语气往往也更为亲热。后来儿子也渐渐跟我差不多高,经常凭声音来猜测谁来了,他的判断也就不再那么准确了。

如今我常常会想到小时候,那时没有这么多路灯,巷子里非常暗,我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面回家,有些害怕,爸爸就让我闭起眼睛,把手环在他的腰上,我就把头紧紧贴在他的背上,双手抱着他。那段路很短,也许只有二十多米,对我而言却很幸福。原先对黑暗的害怕,转化为对父爱的渴望。夜风微凉,树影如墨,我奢望那路能更长些,车轮转动得再慢些,我可以永远那样靠着爸爸,可以抱他更紧,要他陪我更久。

人生之路,何其漫漫。父子一场,纵然再深的机缘,也只能同行短短一段。暗夜小巷里那踩着自行车前行的双脚、那个给我温暖依靠的后背、那双我紧紧环绕不想放开的手……都是父子之间惯有的沉默爱意与心照不宣,是那样短暂而珍贵的无声倾诉与款款深情。(完)

## 情感驿站



骑乐 袁建摄

## 小伯伯

□田耀东

小伯伯在村里辈分是很高的,和他同岁的小孩按理可以叫他爷爷了,可谁都叫他小伯伯。

小伯伯从小活络,上树摘桑葚,下河摸鲫鱼,一不小心眼睛戳在芦杆上,后半夜守在棺材边代孝子喂蚊子。

新人房里他从不进去。新人桌边绕着走,怕把单身人的晦气传到新人身上。远远地瞥一眼新人粉嫩的脸蛋,看一眼红的、绿的绣花被,使劲咽口唾沫,心满意足地想,我的媳妇儿长得多好看啊!

小伯伯!来,替我捉只猪,这畜生,要炒出圈了。

好的!小伯伯应承得很快。捉好猪,双手双脚上都是猪粪。

小伯伯!替我上房捉一捉瓦,夜雨滴答滴答漏在帐子上。

好的!小伯伯上屋轻巧得像猢狲。

小伯伯!你反正在瞎转魂,替我把羊踏灰挑到玉米根头去!

小伯伯问,夜饭有酒伐?陈寡妇爽气地说,哪一回能少了你?

自然是喜之不尽,挑担如有神助。

小伯伯从不居功自傲,临走总丢下一些钱。

人家也不容易,我不过是出一点力气。小伯伯想。

他所以想挣钱。买一壶白酒,切几片猪头肉,谁家有急需,他还可以慷慨腰包。他人缘是极好的。

母亲留给他两间小瓦屋。夏天热,屋后拆掉几块砖头,风能进,雨能进,小偷不想进,落得凉快清爽。

冬天,砖洞里用芦柴堆满,芦柴后是棉花秸秆,双层保温,一点也不透风,拔柴都不用出门去。

屋顶上跌掉了几片瓦,月亮从瓦洞里照进来,明晃晃的真好看。他躺在床上数星星,看月亮。对人讲:我是风扫地、月点灯,娘子在丈母娘屋里瞧。

小伯伯人实诚,说的都是真心话。

小伯伯人很识趣,他对自己事马虎,对别人家里事都挺卖力。

村里的婚事丧事他不请自到。挑水、抱柴、冬天剖鱼、冰水里洗碗都是他的事。夏天烧火、早晨买菜挑菜担,后半夜守在棺材边代孝子喂蚊子。

新人房里他从不进去。新人桌边绕着走,怕把单身人的晦气传到新人身上。远远地瞥一眼新人粉嫩的脸蛋,看一眼红的、绿的绣花被,使劲咽口唾沫,心满意足地想,我的媳妇儿长得多好看啊!

厨房里有剩菜剩饭,掸掸并并,成块成形的,他让别人带回去。碎碎渣渣的,打包放在冷库里留着自己慢慢食用,一月半的粮饭就解决了——养猪户老张头加工鱼粉,在猪圈边建了冷库,冻臭小鱼,从不拒绝小伯伯冻食。小伯伯为了交冷冻的电费,常去饲养场帮忙卸货。老张头夫妇都是勤俭人,半夜来了饲料,也请不到别人,只能去喊小伯伯帮忙。小伯伯总是一喊就到,一干就干到天亮。自然,早饭总是有得吃的,还有咸猪头冻黄豆。人这一生,有酒有肉,有关心他的人,小伯伯很知足。

改革开放后,小伯伯养了三只阉背长须的大公羊,蹦起来比人都高,用板车拉出去配种,一次二十元,他只收十元钱。心里嘀咕着,我的公羊做了人家的爹,赚发了!我倒收人家的钱,好意气吗?

果然出了名,公羊增加到十只,也不用出门,用块木板写着,专业交配,小伯伯,电话……

到了冬天就替人杀年羊,白刀子进,红刀子出,杀的都是他公羊的儿孙,自然是有些心痛的。但村民都赞他好人、种好、羊也好,把他搅糊涂了。他也

不收钱,只要羊毛羊杂碎。乡亲们客气,总要送个羊头,留个羊颈给他顶杀工,他还脸红呢。

年羊杀过了,他就穿上皮套裤替人去宅沟里摸年鱼。乡下人怕偷鱼,宅沟

里扔树枝,栽暗桩。罾网,拖网,丝网撒下去就被绊住了。电鱼这种绝鱼子孙的事政府是严令禁止的,乡下也不请这种人。抽干水捕鱼要打坝、要有机械,小家小户太麻烦,只有穿皮套裤摸鱼最合适。

冬天的鱼都藏在茭白棵子里,只朝人的身上靠——有热气。

一件皮套裤十几斤重,是用拖拉机内胎粘在高筒雨靴上制成的。冬天的午后,小伯伯喝得红彤彤的,全身朝外冒着酒气。皮套裤摊在河沿上,像摊着一张野人的壳,他从壳里钻进去,朝下慢慢地蹬脚伸手,把壳撑满了,站起来摇摇摆摆地走在乡路上,一手提鱼叉,一手提鱼篓子,像深山里的大狗熊。雨靴踏在冻得邦邦硬的泥路上,切割!切割!没走几步就被人请下河去了。当年放养的青鱼、白鱼已经长到两斤,隔年逃脱的老鱼已经长到四五十斤,他就从冰凌里蹚过去,举起鱼叉在河中心拍打几下,鱼泼刺泼刺地隐在茭白棵子里等他抓,或朝他身上靠——他身上热,又有酒香。水淹到他胸口,脸瞬间冻成紫红,用细麻绳扎住的袖口露出两只手,像红萝卜,像塑料模,尚且能够合开。破裂里流着暗红的血水,但早已毫无痛感。岸上的人,河里的人,只有满心丰收的欢喜。鱼篓子很快就装满了,空气里都是年的味道。过年了,鲜鱼、咸鱼挂在屋檐下,小伯伯人造革的翻毛皮夹克里塞着一把红票子。

小伯伯一生未娶。老年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村委会替他建了房。夏天蚊帐,冬天棉被送到家。他腿脚受了寒,风湿性关节炎痛得他昼夜难安,床前时有端茶倒水的人。一杯热酒,两只滚热的鸡蛋,谁也没忘了他的好处。

他走时,许多人都哭了。墓碑上刻着:小伯伯张贵生之墓。

## 寻常巷陌

## 夏光清浅水横枝

□展颜

初夏时节,在网上买了一把鲜切栀子,十枝,将开未开的花骨朵儿,用一根细麻绳捆着,名曰“夏光清浅”。

栀子花期短暂,花苞容易发黄,所以需要做些养护管理。取了九枝花苞,先醒花,再做去叶处理,分插在三只花瓶里,客厅、书房、洗手间各放一瓶。花开,清浅温柔,馥郁满室,点亮了家中的小角落。还有一枝,折枝,横放在阳台小书桌上的一只白瓷浅碟里,花苞头探出碟外,花枝浸泡在清水中。

我坐在小书桌前读书,偶尔观察这朵横在水里的栀子,记录下不同时间的状态。晨八点零六分,花骨朵含苞待放。十三点十九分,两片花瓣打开。十六点零二分,所有花瓣微微绽放。十七点三十二分,一朵花全然绽放。二十点二十八分,花朵绽放得更为饱满。这盆“水横枝”,成为书桌上的小美好。看着它,闻着它,捧读一本刘以鬯的《南洋故事集》,梅雨季节的闷热烦躁之感消失殆尽。

“水横枝”,严格意义上是指以栀子花为材料的一种盆景。这种盆景并非指我这样将花横在水里,而是截取栀子树的一截,浸在水里或泥土里,会逐渐长出枝叶,成为一种可供观赏的盆景,做成案头清供。

鲁迅在《朝花夕拾》的“小引”里,就留下一段有关“水横枝”的文字。他写道:“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,夕阳从西窗射入,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。书桌上的一盆‘水横枝’,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:就是一段树,只要浸在水中,枝叶便青葱得可爱。看看绿叶,编编旧稿,总算也在做一点事。”

“水横枝”,颇让我感觉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壮美之感。拦腰截断,仍能焕发出新生的美感,在有限的空间里,带着对自己的怜爱,以及对清水或泥土的痴情,长成独一无二的姿态,散发芬芳的香气,沁人心脾。

小区楼下长了几株栀子树,属于公共财物,我不好意思去掐一段枝叶来做“水横枝”。去网购平台搜了搜,培育好的“水横枝”售价高达数百元,委实太贵,何况现成的远不如自己日日观察长势来得有趣,于是断了培养“水横枝”的想法。后来就想到了现在的方法,买一把鲜切栀子,取一枝横在白瓷浅碟里,姑且就当作“水横枝”来观赏吧。毕竟,同样收到了视觉的美感,而且,这样横斜在水中的姿态也更符合“水横枝”三个字的字面解释。“孤姿妍外净,幽馥暑中寒。”案头一碟“水横枝”,手边一本好看的书,如此配搭,才是梅雨季节最美好的打开方式吧。

## 夏天的黄瓜棚

□海德

那年,我买了几根黄瓜秧,栽在围墙外面。渐渐地,茎拔节,枝分叉,细须仿佛婴儿的小手,抓住什么就不会放,紧紧地缠上。围墙,光滑无缝,细须只好蜷缩着脑袋缠得爬行。我靠黄瓜秧插上竹竿,搭成凉棚。黄瓜藤缠上了,立马神气起来,舒枝招展,快速攀爬。黄瓜藤上架,就像攀岩运动员,越攀越高。攀登高度,靠的是那微不足道的细须,犹如虾的触须,侦察兵的敏锐,一往直前。

我的少年时代,吃不饱,瓜果代。我家草房前有一块场地,冬天,用两条凳搁上两根毛竹,铺上“花连”(南通话,用芦苇编成的连子),晒被子用;夏天,摆上一张方桌,我们坐上去乘凉。没土地,勤快的母亲把场地锄了,栽上黄瓜、茄子、青菜。大人饿了肚子,可不能饿着孩子。黄瓜秧拔节了,遍地蔓延。母亲要搭黄瓜棚,从河边割回芦苇,我和弟弟把芦叶去掉,给母亲搭成棚子。黄瓜棚,下宽上窄,犹如“人”字,最上面用一根竹竿横着,将两边交叉“大”字形的芦苇扎紧。我和弟弟小心翼翼地将黄瓜藤拉到芦苇棚上,好像害怕把它弄疼了似的。其实不是,黄瓜藤很嫩,也很脆,一不小心就会拉断。第二天,黄瓜藤紧紧地爬在芦苇上,藤枝探头探脑,细须摩挲擦掌,逮住芦苇抓紧不放,攀援而上。一根黄瓜秧长出好多枝头,几根黄瓜同时生长,互相交缠,聚合在一起。好像曾经的单干户,变成了互助组,又扩大成合作社。经常浇水、施肥,蓬蓬勃勃,黄瓜棚上绿油油一片。开花了,黄色花朵在绿叶中分外夺目,我们无心欣赏,只盼望早日结果。

终于,盼到花谢结成了瓜。从青绿变成浅黄,黄瓜熟了。我和弟弟迫不及待地摘了下来,我们没有生吃,而是等母亲放工回来烧碗黄瓜汤,全家人解解馋。母亲回家,把我和弟弟狠狠骂了一顿,这黄瓜怎么能吃呢?留作种子的,明年黄瓜不种了、不栽了、不吃了?我们说,黄瓜正在结,还愁没有种子?母亲告诉我们,这黄瓜是第一根,长在根部的,长得结实,这样黄瓜作种,第二年长得好,结得早,结得多。哦,这里面的学问真不少哩。

夏天傍晚乘凉,大人讲故事,我们小孩儿竖着耳朵听,时间悄悄地流淌,闷热也变得凉快了,听着听着,就进入了梦乡。

农历七月十七夜里,我和几个同窗伙伴趴在黄瓜棚里,睁大双眼,紧盯着天上银河……大人说,这夜夜里牛郎和织女跨过银河相会,只有躲在黄瓜棚里才能看见。孩提的我们把神话故事信以为真了。再热也熬着,只有周围蝈蝈无休止地叫着,偶尔萤火虫一闪一闪地飞过。我们始终盯着银河,害怕一眨眼,错过牛郎和织女相会的瞬间。银河两岸有三颗星星平行在起,叫“扁担星”,暗淡发黄。大人说这是牛郎挑着担子,见不到织女,哭红了眼睛。两人隔河相望,只有“七夕”才能在鹊桥相会。一阵乌云随风飘过来,遮住了一段银河。那是鹊桥吗?我们猜疑着,牛郎终于见到了织女!这样美好的情景,我们没有看到,天上神仙交往,我们肉眼怎么会看到?乌云飘过,银河星光灿烂,“扁担星”也亮了许多。看来,牛郎真的见到了织女。他开心地笑了,笑得那么灿烂,那么甜蜜。

黄瓜、丝瓜、南瓜、菜瓜、西瓜……同属于瓜族,同族不同宗。

黄瓜和丝瓜是需要搭棚的,就像同族同门的堂兄弟,可以同居在同一个凉棚里,也可以同攀爬在同一座房顶上,纠集在一起,张望四方。黄瓜总是比不上丝瓜,丝瓜生长周期短。有一年,我在河边树下栽了黄瓜和丝瓜秧,开始同步生长,一齐沿着树干往上爬,爬着爬着,黄瓜掉队了。丝瓜看着黄瓜爬不动了,越发得意,越爬越高,一直爬到树顶。丝瓜生长周期可以延续到秋天,而黄瓜不行,长到人般高,就横着,一到秋天就蔫了。黄瓜长得一点不浪费,采得到、摘得着。夏天,树下乘凉,摘下一根黄瓜,河里洗一洗,放到嘴里就啃,满口生津,清凉无比。丝瓜呢?长得太高,摘不到,用长柄锄头钩。冬天来了,树上叶子掉光了。丝瓜藤枯了,缠在树枝上,宛如山盟海誓的恋人,始终不渝,至死不分离。丝瓜老了,仍然在树头随风荡来荡去,像招魂的风幡,呼喊着青春韶华的回归。枯萎的丝瓜去皮去籽,剥下丝瓜经,是洗澡擦背的最佳用品。一漫热水柔软细滑,擦拭入身污垢,不伤皮不伤肉不伤骨,最理想的护肤之选。

黄瓜,可以生吃、可以凉拌、可以热炒、可以烧汤、也可以腌成咸瓜。腌,是万万舍不得的,常吃的是烧汤,青黄瓜放些青黄豆,两黄成一汤。在那不吃不饱饭的年代,一根黄瓜一碗汤,对于饥饿的人们是多么珍贵!

“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”,黄瓜,那细小的种子深深扎根在我的心田,随着回忆的季节,经常绽放出淡黄泛白的花朵。